

夜光杯



老式饭局

张欣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饭局,热闹的,八卦的,纯享受美食的,谈心的,吐槽的等等都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本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最近的一个老式饭局让我有点感慨。当然到场的都是老朋友,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偶尔见一见叙叙旧。饭馆呢,也没有什么特别,普通的粤菜。那么让我感慨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七个人,住得天南地北,又是晚餐时逢下班高峰期,居然没有人迟到,反正每个人都是自觉地解决自己的时间、交通问题。要知道有许多饭局总会有个别人姗姗来迟,塞车当然是最好的理由,不把别人的时间当回事是许多人深层次的不讲武德,好像谁先到会没有面子,这也是不自信的外在表现。第二点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人看手机,没有人需要用目光提醒,就是都不看甚至没有从包里拿出手机(铃响去接一下是有的),并且也没有人给食物拍照片。这一点好多饭局都做不到,如果不是先把手机统一收起,一定有人手痒,从头到尾低着头,越是亲近的人越肆无忌惮变成理所当然,言外之意是我们这么熟你不介意吧。其实我是介意的。第三点是当大家都明显感觉有的菜偏咸了,也没有猛烈地抱怨,还是继续聊天讲笑,做到了吃什么不重要跟谁吃才重要。后来也只是嚼白粥中和了一下,感觉哪个饭店的菜式有点不妥都正常,并不影响到大家的兴致。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就是多年的老朋友,哪怕只是帮了一点小忙都要隆重致谢。这种答谢绝不拖延的行为,只有老派的人才会这么做。大部分人还是有情有义的,也不怕花钱,就是懒得组局。给每个人发信息,还要协调时间、订饭馆想想都累得慌,于是就会拖延症大爆发。作为组局的人来说,麻烦也是答谢的一部分,一定不把答谢只停留在口头上,越是小事越要落地。

这个无形中形成的老式饭局让我想到,为什么有的朋友会经历时间的洗礼一直留存下来,饭菜并不出色,话题也相对老旧,但是每个人都会在心里维护这种友谊。想来做人,最重要的还是品质。



最近在读“聚学文丛”的第一辑,包括龚明德的《文事探旧》、韦泐的《在家淘书》、蒋力的《墓歌集》、全,前些年曾斋拾珍》、谢泳的《写本杂录》和周立民的《春未老,书

聚学为海

周洋

《文言尺牍入门》等多部有分量的大书。其子谭篋历数年之功,将父亲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收罗齐全,前些年曾斋拾珍》、谢泳的《写本杂录》和周立民的《春未老,书》,皆惊叹于作者学识之渊博,文笔之精妙。目下新出的这本《螺斋拾珍》,系从前集未收作品中遴选出20余篇佳作编成,因此备受瞩目。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谭先生的文章有着深厚的古文根基,这使他的文字可以自如穿梭于古代与现代的文学世界。

“聚学文丛”中仅有一本书的作者仙逝多年,由后人整理其遗作汇编成册,却是众多书迷翘首以盼的。这就是《螺斋拾珍》,作者谭正璧,上海嘉定人氏,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文史文献专家。谭先生专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著有《夜珠集》《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



前些时候,网上流行了一段视频,那是1980年,上影演员剧团自己办了一台春晚,金焰、赵丹、张瑞芳、秦怡、孙道临、仲星火、白穆、高博、韩非、程之、康泰、杨在葆等几乎老前辈都在,节目很简单,很多都是即兴的。那时我才23岁,还不是上影演员剧团正式的演员。当赵丹老师问起我时,杨在葆老师抢着回答说:“她关系还没有转过,但是人已经到了,我们很快就要把她调来。”现在回看这些视频,我真是很庆幸自己来到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来,受到老前辈们的呵护,和同辈们一起成长。那么多年过去了,和我一起的小伙伴如今都已退休,而那些前辈老师,大多都不在了……前辈的鼓励和扶持让我终生难忘,上影演员剧团是我永远的家。如今每次走进武康路上影演员剧团的大门,总是能带给我沉甸甸的回忆。

1976年,我接到通知,去剧组拍戏,这部电影叫《新风歌》,我在戏里扮演一个窑场场长,是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那时我还没有恋爱的经历,演我丈夫的达式常老师一直在帮助我,谢怡冰老师是专门辅导我的老师,还有冯淳超老师、李农老师、刘非老师、于明德老师……我们在一起下了近一个月的生活,学习窑场里的各种技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我看到他们为了让自己更像农民,

丁是娥和解洪元这对老夫子,曾经住在华亭路,算是我的近邻,小时候在常熟路、华亭路上是常有机会与这两位沪剧大师偶遇。家母是沪剧、越剧爱好者,所以我常随着她从电视、广播里听戏,对丁、解两位先生也是熟悉的。“解洪元,看依格副棋手哪能办?”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一个老棋迷得意的声音,也似乎看到了坐在棋盘对面的解洪元先生略显尴尬、忙于招架的窘态。这就是当年淮海中路、乌鲁木齐南路路口的“三角花园”,一处棋迷乐园。在这里,除了棋力有高低,人人皆棋友。棋力高、资格老的就坐下来看棋,像我这样的学生就只有乖乖观棋的份儿。这里热闹的时候,总有十几个棋盘在演绎着楚汉相争。而且对弈者脑子不停、手不停,嘴巴也不停,互嘲互唱,观棋者听得肚皮笑痛。

老棋迷解洪元

杨柏伟

解洪元先生当然是人人都认得的,但是在这儿他不是大明星,就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小老头。因为患声带癌,老先生在1980年做了切除声带、改道气管的大手术,永远失去了宽厚洪亮、大气磅礴的嗓音。所以,解洪元先生在棋战中的“斗嘴”只能吃哑巴亏,好在他的功底是蛮深厚的,别看他的布局是“野路子”,完全不上谱,但进入中残局就可以看出他的老练。所以总的来说,他虽然不是三角花园的象棋“第一把手”,也足可排进高手的行列。

可以为解洪元先生的棋力做“试金石”的是黄大昌老师,他青少年时代参加过市区区的比赛,后因意外致残,没有成为一位棋手,却在象棋残排局的创作方面卓然成家。因棋结缘,他和解洪元先生成了“忘年交”,两人不时互相走动,对弈,丁是娥老师总是陪伴在他俩身边,端茶递水。我问过大昌老师总成绩如何?他说:老先生棋子有力量的,我俩大致五五开。

据解洪元先生的女儿解波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解洪元平常总是拎着一个破旧的藤包,包里装了一个小热水瓶、一副象棋和一只饭盒。他拎着这包,游走于公园和朋友处,找人下棋。而我见到他的时候,藤拎包已经“退役”了,换了一个似乎还蛮有年头的人造革小拎包,小热水瓶被保暖杯取代,饭盒是不需要了,象棋那是一定有的。不论寒暑,老先生都戴一个自制的小围脖,应该是为遮掩当年那个大手术留下的伤疤吧!看着他偶尔忘情,打着手势和对手唧唧呀呀地复盘,我的心里的有点儿难过,老先生的天赋佳喉,美妙唱腔,只能从过往的录音中重温了……

解洪元先生被确诊患声带癌,恰是在复排《芦荡火种》前。他执拗地要求医生推迟手术日期,坚持到排练场当艺术顾问。他曾经演过男主郭建光,也唱过配角陈天民,这份经验无人能比,他要一字字、一句句地传授给后辈演员。但病魔无情,当全剧进入内部连排时,他被强令住院准备手术。《芦荡火种》顺利地公演了,解洪元的手术日期也到了。一天晚上,既要忙于演出,又为老伴的手术揪心的丁是娥在后台收到一张纸条,上面是她熟悉的工整字迹:“你明天无论如何不要到院来,要相信医生会动好手术,同志们会全力照顾。你只要把戏唱好,我就安心了。”

京剧团的老师给我们辅导,服装都是用真丝绸缎做的。要求我们,一定不能像现代人那样无所顾及地走,笑起来也不许夸张,因为戴着头饰耳环。有时,我从早上三点开始化妆,化完妆坐着,不能靠,更不能躺,怕把衣服坐皱了。我还学了一段古琴,音乐事先做好,拍的时候放,我就能跟着音乐弹琴,手指一个不错;我还跟着张森老师学书法,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写一个小时的字。所有这些都没用替身,而是自己完成。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我们,拍一部电影,能学到很多东西。电影《笔中情》获得了法国鲁瓦扬国际电影节外国影片奖,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广到了国外。现在再看这些电影,我就会想到我们在一起排练的情景,想起那些一起合作过的老师、前辈。

感谢上影演员剧团,感谢剧团的前辈、老师、同仁。我是在剧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剧团学的本领。我爱上影演员剧团这个大家庭。

电影是我毕生追求

赵静

分不开了。到了上影,那时候一到星期五,所有的老演员都要来开会,屋里坐不下了就坐屋外,拿个长板凳。我看到过白杨老师在化妆间化妆。赵丹老师跟我们很亲近,让我们多学点古诗文。陈述老师,跟他在一起永远会被他纠正普通话的发音。当然还有秦怡老师,和她接触多了,慢慢地我会把她当成自己家里的长辈,她永远关心着别人,为他人着想。之后,我陆续拍摄了电影《车水马龙》《闪光的彩球》《奇迹会发生吗》和剧团电视剧《卖大饼的姑娘》。还有电影《笔中情》,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古装造型,剧组请了

略萨的作品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独特的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著称。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超自然现象和幻想元素,同时也关注人类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他是现代拉丁美洲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奠基人之一。同为流派奠基人的马尔克斯曾经做了略萨第二个孩子的干爹,和略萨一起撰写了“拉美文学二人谈”,他们曾经可以穿一条裤子甚至盖一条被子。在我学生年代,他们曾经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小说家。除非有人从地底下爬起来,在我眼里没有第三个人能跟他们俩站在一起。稍读过一些文学史八卦的读者总会发问,后来他俩怎么闹掰了?略萨为什么要打马尔克斯?除了香艳的民间猜测之外,正史中这算是一个历史悬案。随着其中一位大师的远去,真正的答案可能会被永久尘封。

今天说说略萨。儿时略萨的问题总是,为什么我的爸爸要打我?略萨小时候算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蛋儿。妈妈虽然是秘鲁总统家族的“皇亲国戚”,却因为跟他父亲结婚而被“边缘化”。而出身贫寒的父亲因为发了一

笔横财,生下儿子之后跑了大老远去花天酒地对小略萨不闻不问。这个性格极端的父亲直到略萨十一岁时才回到母亲身边。那时候小略萨天真地问:“噢?你就是我的爸爸?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些问题不该问的。这个爸爸性格不仅怪异,而且还相当粗暴,面对亲生儿子这种指问,立刻大发雷霆。从那以后对待儿子除了打就是骂。打骂之后,还威胁小略萨:“你再哭哭啼啼的老子就把你送进军校去!”被宣布了这种可怕的未来,小略萨被吓得瑟瑟发抖。六次离家出逃都没有成功,而他爸爸说到做到。在略萨十四岁那一年,他果然被送进了军校。

但是略萨随后用更大的叛逆表达了对父亲的不满:在十八岁那一年,因为“爱情”,虽然自己的脑门处是他老爹的左手枪威胁下,但略萨还是违背了老人家的意志,毅然决然地跟他姨妈结婚了。老天都被他感动,“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老天感动了没有多久,包括他的姨妈和老婆胡利娅也是。略萨的“姨妈老婆”胡利娅后来对记者说,她跟略萨的婚姻:“开始是天堂,后来是地狱。”

奶油杨梅并非是指杨梅以奶油拌之,而是指草莓。当时上海人把草莓称为外国杨梅。彼时草莓未经过改良,味淡形小,上海人便以细砂糖拌之,浇上厚奶油,置于冰箱冷冻,即成冰冻奶油杨梅。1928年,江西路南京路北四十一号的平安食品公司在《申报》上登载了一则广告,“闻该公司经理蒋曙东、李君扬二君,鉴于

近日杨梅上市,特新制奶油杨梅一种,价格便宜,味美异常,连日知者纷纷前往尝试焉。”此广告中的杨梅即草莓,而非浙地所产的杨梅。

当时到咖啡馆吃奶油杨梅是一件时髦之事,在沪上风行一时。在高级咖啡馆里,奶油杨梅的售价极昂。1948年,沪之物价飞涨,报人贝多芬曾撰文写奶油杨梅的暴利:

在中区的几家咖啡馆中,售奶油杨梅二十五万左右一客;更有一家水准略高而有音乐设备的咖啡馆里,则售六十余万一客;霞飞路有家小型咖啡馆售奶油杨梅仅十二万。这三处不同地点以及不同售价所制的奶油杨梅,质与量大致相同,差异的仅在甜味与奶油成分的重轻一点。计其成本,每客之杨梅重量在四五两之间,林森路售新鲜杨梅,一磅之值为七八万,每磅可分盛二客又半,益以糖油与奶油之类,每客奶油杨梅之成本仅六七万元,林森路小咖啡馆所售者,一本万利当属应得之利润,余者皆不可究其成本,冷饮原属暴利事业,奶油杨梅则其利尤暴者也。

吃不起咖啡馆里的奶油杨梅者,便在家中自己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小菜场买回草莓,洗净,以糖渍之,再以大冰砖拌之。盖普通人家无冰箱,乃想出以冰砖代替奶油,味道亦绝赞。

入秋了,窗外的蝉鸣声渐渐地远去了,一场连绵的秋雨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太阳光又重新返回了室内,一大早阳光就斜斜地照了进来,院子里樱花树的影子拉长了。天也黑得早了,七点半左右天色就完全暗了下来。中午仍是溽热难耐,然而早晚却是凉意习习,古人将此时的凉称为嫩凉。夜晚,天上微风初升,人坐在庭院内,感受到丝丝的凉意,真是惬意如神仙。

不出门的时候,我只能在家里感受节气的变化,阳台上的那盆米兰又开了一次,从夏天一直开到了秋天,我站在窗前,觉得它的香气静婉极了。那天出门去换药,清晨,树上的栾花静静地落了一地,想起白居易的那句诗,“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那意境真美啊!

如今,荷叶恐怕已老,即使未老,也亦可以称为秋荷了,一个秋字就似一声叹息。“菡萏香销翠叶

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评价李璟的这句词大有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飘零之感,但其实秋天并不只有飘零,还有成熟与丰收。院子里的无花果熟了,母亲摘下来几颗让我尝鲜,邻居送来几颗他家枣树上结的枣子,如小鸡蛋大小,青红相间,吃起来甜甜的。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略萨的叛逆

小饭

笔横财,生下儿子之后跑了大老远去花天酒地对小略萨不闻不问。这个性格极端的父亲直到略萨十一岁时才回到母亲身边。那时候小略萨天真地问:“噢?你就是我的爸爸?你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些问题不该问的。这个爸爸性格不仅怪异,而且还相当粗暴,面对亲生儿子这种指问,立刻大发雷霆。从那以后对待儿子除了打就是骂。打骂之后,还威胁小略萨:“你再哭哭啼啼的老子就把你送进军校去!”被宣布了这种可怕的未来,小略萨被吓得瑟瑟发抖。六次离家出逃都没有成功,而他爸爸说到做到。在略萨十四岁那一年,他果然被送进了军校。

但是略萨随后用更大的叛逆表达了对父亲的不满:在十八岁那一年,因为“爱情”,虽然自己的脑门处是他老爹的左手枪威胁下,但略萨还是违背了老人家的意志,毅然决然地跟他姨妈结婚了。老天都被他感动,“是的,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老天感动了没有多久,包括他的姨妈和老婆胡利娅也是。略萨的“姨妈老婆”胡利娅后来对记者说,她跟略萨的婚姻:“开始是天堂,后来是地狱。”

奶油杨梅

孙莺

奶油杨梅并非是指杨梅以奶油拌之,而是指草莓。当时上海人把草莓称为外国杨梅。彼时草莓未经过改良,味淡形小,上海人便以细砂糖拌之,浇上厚奶油,置于冰箱冷冻,即成冰冻奶油杨梅。1928年,江西路南京路北四十一号的平安食品公司在《申报》上登载了一则广告,“闻该公司经理蒋曙东、李君扬二君,鉴于

近日杨梅上市,特新制奶油杨梅一种,价格便宜,味美异常,连日知者纷纷前往尝试焉。”此广告中的杨梅即草莓,而非浙地所产的杨梅。

当时到咖啡馆吃奶油杨梅是一件时髦之事,在沪上风行一时。在高级咖啡馆里,奶油杨梅的售价极昂。1948年,沪之物价飞涨,报人贝多芬曾撰文写奶油杨梅的暴利:

在中区的几家咖啡馆中,售奶油杨梅二十五万左右一客;更有一家水准略高而有音乐设备的咖啡馆里,则售六十余万一客;霞飞路有家小型咖啡馆售奶油杨梅仅十二万。这三处不同地点以及不同售价所制的奶油杨梅,质与量大致相同,差异的仅在甜味与奶油成分的重轻一点。计其成本,每客之杨梅重量在四五两之间,林森路售新鲜杨梅,一磅之值为七八万,每磅可分盛二客又半,益以糖油与奶油之类,每客奶油杨梅之成本仅六七万元,林森路小咖啡馆所售者,一本万利当属应得之利润,余者皆不可究其成本,冷饮原属暴利事业,奶油杨梅则其利尤暴者也。

吃不起咖啡馆里的奶油杨梅者,便在家中自己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小菜场买回草莓,洗净,以糖渍之,再以大冰砖拌之。盖普通人家无冰箱,乃想出以冰砖代替奶油,味道亦绝赞。

入秋了,窗外的蝉鸣声渐渐地远去了,一场连绵的秋雨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太阳光又重新返回了室内,一大早阳光就斜斜地照了进来,院子里樱花树的影子拉长了。天也黑得早了,七点半左右天色就完全暗了下来。中午仍是溽热难耐,然而早晚却是凉意习习,古人将此时的凉称为嫩凉。夜晚,天上微风初升,人坐在庭院内,感受到丝丝的凉意,真是惬意如神仙。

不出门的时候,我只能在家里感受节气的变化,阳台上的那盆米兰又开了一次,从夏天一直开到了秋天,我站在窗前,觉得它的香气静婉极了。那天出门去换药,清晨,树上的栾花静静地落了一地,想起白居易的那句诗,“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那意境真美啊!

如今,荷叶恐怕已老,即使未老,也亦可以称为秋荷了,一个秋字就似一声叹息。“菡萏香销翠叶

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评价李璟的这句词大有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飘零之感,但其实秋天并不只有飘零,还有成熟与丰收。院子里的无花果熟了,母亲摘下来几颗让我尝鲜,邻居送来几颗他家枣树上结的枣子,如小鸡蛋大小,青红相间,吃起来甜甜的。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夏秋之交,夏天似乎还未远去,秋天已经静悄悄地来临了。带着一抹忧伤的惆怅,我们又走过了一个纯真如孩童一般的夏天,但是我们即将迎来了一个金色的丰收的秋天。岁月极美,在于坦然接受生命的馈赠。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戴胜鸟 (中国画) 洪波

十日谈

我和上影演员剧团

责编:吴南瑶 孙佳音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